

◇ 内页稿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月光曲

月光是这样的一种事物,温润、宁静、朴素、唯美,在我的印象中,它与乡村距离最近。

许多年后,乡村在我的蓦然回首中显得美不胜收:在蓬松的土壤之间住着种子,在雨里住着家,在月光中住着爱情……而童年生活的贫困艰难,早已失却当初的锋利和苦涩,开始在记忆中氤氲出温馨的人

性的芬芳。

虽然月光不能充饥果腹,但乡亲们深知它的分量,有时是金色的玉米和质朴无华的马铃薯所无法比拟的。那些恋爱中的人们,他们徜徉在月光如水的野外,仿佛被树叶遮住的昆虫,在安慰的中心。而我的祖父愿意相信,在遥远的天国,月光是神用来交谈的语言,所以那里

充满清澈的宁静。

后来当我独自在城市的月光下漂泊,离开了所有熟悉的目光,获得了一种任意行事的自由,在这样彻底解放的快乐之下,我却依然能够按照日常的行为准则为人处世。月光使我相信诚实善良是应该遵守的,正如苦难孤寂是必须担当的。

我也知道每个人的心中,原都洋溢着一片空明的月光,倘若握紧珍惜,不致被太多的异己物质所掩蔽,则月光的安详之美,定会让你在睡眠中放心。

有烟火气的古朴美

最近,去了一趟温州。朋友说,这次带我去娄桥一个保存完好的古村。温州,一半山水一半城,但在城市的发展中,那些依山而建、傍水而生的古村渐渐被新城替代,朋友嘴里的古村,会有多古?

村子就在瓯海的东大动脉瓯海大道旁,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古岸头村。岸头,顾名思义,就是船停靠的地方。温州的水系是真多,古岸头村里,三条小河穿村而过,房屋依溪水而建,村民至今延续着沿河而居的习惯。有河就一定有河埠头,十来米就有一个,临水的台阶上长着青苔。枕水人家,浣洗多在这样的河埠头上。

来之前,就听说古岸头村被誉为瓯海的“活化石”。能被这样定义的,一定有宝贝,我的兴趣一下子来了。古村真有两宝——镜湖双亭。进村后,沿着一条小路,我们很快找到了镜湖东亭:歇山屋面,盖着小青瓦,亭有双檐,面阔三间,向西一直延伸到尽头的镜湖,东亭也叫镜湖亭。亭身柱子、椅子、扶栏都是木结构,石质底座,最好看的是亭内的顶部,有彩绘,一大一小,这是晚清时期的建筑。亭里有人小憩,也有老人带

着孙辈在玩耍。农耕时节,这里也是村民休憩和躲雨的场所。

从东亭望出去,对岸的一棵古树下,有一个很大的河埠头,那里三三两两蹲了好多个浣衣女,这个充满着古意的景致,真是久违了。她们一手拿着衣物弯下腰,把衣物浸泡进河里,然后又猛地向上提起,再在石板上有节奏地搓啊搓,泛起“哗哗”的水声、揉搓衣服的声音。除了洗衣,也有人在这里洗菜。看来下到河埠头上洗洗涮涮,是村民们至今仍在进行的日常……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,古岸头指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村里最大的河埠头?一打听,果真如此,早年,古岸头和镜湖双亭是这里水上贸易往来的重要渡口。

你们是不是还要找镜湖西亭?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,在对岸金丽温高速公路下。从湖的这一侧望去,视线被挡住了,很多人因此错过了西亭。过镜湖桥,没走几步路,就来到了西亭,西亭也叫清河亭,西亭中,供奉着关帝,亭柱上有两联:“云散山推月,欣平水接天。”“镜月横亭印,湖风拂槛凉。”掩在一片绿意中的西亭,宁静又淳朴。

古岸头村有古意,它保留着昔日

的古朴和静谧。一圈走下来,除了双亭,我还特别喜欢那份藏在小巷中的烟火气:浣衣女、旧居石墙的斑驳且有年岁、沿街开着的“曾氏老面馒头”“古岸头理发店”“小霞麻辣烫”等老店铺。偶然间,我们还遇到了坐在小凳上晒着太阳的老人们。老人们说,这里还保留着一些远古的习俗,比如“二月二”吃芥菜饭、夏季喝爱心伏茶、七月七舅舅送巧食等。对于他们而言,这是生活习俗,但在我看来,这何尝不是历史和文化的接续?

一座古村落,见证的是岁月的变迁,像古岸头村这样有烟火气的古村,如今在温州已不多了。古村各有不同,但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:老人、孩子多,年轻人少。问起古村的情况,老人们还是会津津乐道地介绍起村里出的那些名人:光绪年间有名的慈善家张岩成、张志光;光绪年间任江西通判的张兆麟,改革开放后的优秀企业家邱光和、陈恩弟……我觉得一定会有这样一天,古岸头村的年轻人在外创业后重回这里,新旧的碰撞和融合,用文化解开历史的密码、留住古村的韵味、护住她的烟火气。

走出古岸头村,抬头就是高楼林立、灯红酒绿,回头望去,村里的落日光影很美,它述说的是岁月的沧桑和那份古朴之美。

◇ 相见欢 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,媒体人,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也说道士塔

走进莫高窟,只见浓荫匝地蔽天,一扫刚刚经过千里戈壁沙漠的困惑,犹如回到江南。一进大门左拐,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几座肃穆的道士塔。想起余秋雨在《道士塔》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人,一个历史的罪人——王圆箎。他盗卖了大批文物,可所得甚微。当然,余先生给了王圆箎一条简单的理由:受了翻译蒋孝琬的蒙骗。

那第一座也是最大的一座道士塔,果然是王圆箎。不禁有些疑惑:既然是历史的罪人,何以将他的圆寂塔安放在这样显眼的地方?带着这样的疑问,我走进了千佛洞。

导游在492个洞窟中精挑细选了9个带我参观,足以让我惊诧敦煌艺术。面对栩栩如生、呼之欲出的彩塑,和丰富多彩、精美绝伦的壁画,诸多大小不等、形制各异、保存完好而又神秘幽静的洞窟,仿佛在敦煌佛国周游,在艺术殿堂徜徉。是谁发现了这里?是谁将它保存了下来?是谁让古老的敦煌艺术再现人间?

1900年5月26日,一个沉埋了长达950年之久的洞窟被发现了。一个人用枯瘦、颤抖的双手打开了一个轰动世界、震惊中外的小石室——藏经洞。他就是王圆箎。可是七年后,大

漠日落,金黄的余晖掩盖了“三危佛光”的神奇传说,现实地映照着一列列驼队、一捆捆织绢、一箱箱经卷、一幅幅绘画、一摞摞遗书……王圆箎站在三危山的山顶上,望着勃奥切夫、斯坦因、伯希和、吉川小一郎等满载而去的远影,发现藏经洞的惊喜已荡然无存,他神情木讷,目光呆滞,褴褛的道士服在晚风中无奈地摆动着。我会是历史的罪人吗?他在想。

王道士在看到那些探险家们,在昏黄的油灯下,漫不经心地翻阅那些经卷,心在滴血。虽然看不懂那些纸页上的内容,但他知道,那是中国的宝贝。

这七年来,王圆箎怀着保护文物的满腔热忱,多次求助官方,可总是泥牛入海,杳无音讯。

1900年夏,王圆箎徒步行走五十里,找到敦煌县令严泽,奉送经文两卷。可这位严知县不学无术,只把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。

1902年,王道士又去找新来的知县汪宗翰。汪是位进士,对金石学颇有研究,便亲去莫高窟,顺拣了几卷经文带走,只留下一句话,要王道士好好看住藏经洞,从此再无下文。

1903年,王道士挑拣两箱经卷,赶着毛驴奔赴肃州(现为酒泉),风餐露

宿,行程八百里,去拜会时任道台廷栋大人。廷栋大人倒是颇有学问,酷爱书法。待他浏览一番之后,得出的结论是: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。

1904年,时任甘肃学政叶昌炽知道此事,索取部分古物,撰写了《语石》一书,只对古物进行了初步鉴定。

1904年,王圆箎仍不甘心,又斗胆给慈禧老佛爷写了秘报信,可同样石沉大海。王圆箎作为一个普通的道士,他哪里知道,就在他写秘信的时候,日俄为瓜分朝鲜和东北三省,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,直打得天昏地暗,血流成河,黄海变成了红海。老佛爷却下令中国军队只袖手作壁上观。这等大事都管不了,又哪有心事去管王道士的区区小事。

王道士终于心灰意冷了。他的一次次苦口婆心地求助,完全是在对牛弹琴;他的顽强执着换来的只是官员们的漠然视之;他的一颗爱国之心在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面前渺小如尘埃。

王圆箎,一个湖北麻城农民,当了几年兵,然后做了道士。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来到莫高窟这个佛教之地当家做主的。但我知道他苦苦守候莫高窟三十年,经卷散失极少。

王圆箎到底是敦煌的罪人,还是功臣?当我从千佛洞往回走的时候,再次看到那矗立在佛窟圣地的道士塔,心中感慨万千。或许这本身就是个历史的讽刺吧。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